

废墟成了一群人的“狂欢之地”

记者调查废墟探险直播乱象

- 近年来,标榜着探索城市未知“B面”的废墟探险项目引人关注,在社交平台上有多名以此为主题进行内容创作或探险直播的博主、主播。然而,在这些废墟探险类主播“勇敢”“刺激”的标签下,却暴露出不少问题和风险
- 不少废墟探险类视频都充满了恐怖氛围,甚至有不少主播会刻意制造灵异事件,渲染恐怖氛围,以“一眼假”的剧本量产视频,打着“探险”之名,实则是在刻意烘托恐怖气氛,只为引流涨粉,进而变现
- 根据相关规定,主播和平台应通过文字注明的方式作出警告提示,如标明“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若未进行警示标注,有观众观看后进行模仿造成受伤等不良后果的,主播及平台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是夜,天津市一废弃居民楼外,四下无人,万籁俱寂,满地的玻璃碎片随着来人的脚步吱吱作响。镜头上移,男人头戴探照灯,边举着手机进入一户户居民家中摸索,边自言自语。伴随着阵阵阴风,居民们搬走前剩下的桌椅板凳,衣服鞋子等随着灯光的照射逐渐显现。

在深吸一口气后,男人推开了又一扇卧室的门,里面的景象把他吓了一跳:一个模糊的人影站在角落,似乎正看着他。壮着胆子走上前才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所谓人影只是挂着的大衣罢了。

这看似恐怖电影的情节,实际上是一场城市废墟探险的直播画面。画面中的男人是主播白晓(化名)。去年10月进入城市探险行列至今,天津市居民白晓已经发布了20多篇相关内容的笔记,并不时进行直播,探险对象多为天津、北京、两地的废弃医院、学校、居民楼等地。目前,白晓已经因此吸引了数千名粉丝。

近年来,标榜着探索城市未知“B面”的废墟探险项目引人关注,在社交平台上有多名以此为主题进行内容创作或探险直播的博主、主播。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这些废墟探险类主播“勇敢”“刺激”的标签下,却暴露出不少问题:被主播探索过的“废墟”成了新晋打卡地,原来的一些设施被破坏,原本完好的门窗被人打碎,墙上画满了各种涂鸦;假扮鬼怪,用各种道具营造恐怖氛围,为博流量而造假……

探险之余大搞破坏 擅自乱闯或有风险

“对未知的探索,对神秘事物的向往,直接的冒险和刺激感,让很多人加入探索城市废墟的行列当中。”白晓介绍说,他的很多粉丝都是对城市废墟探险充满好奇但无法或者没有胆量来到这里,探险直播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也成为他们情绪的宣泄口。

然而,随着废墟探险近年来破火加爆,白晓发现不少人冲着“有趣”盲目进行探险,却忽视了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

“探险的场地有废弃医院、厂房,甚至还有荒郊野岭,这些地方并不安全,甚至有不少建筑都是危房,如果没有经验和专业设备,很容易在里面遇到危险,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白晓说。

记者注意到,在白晓的直播间和发布的探险笔记下方评论中有很多人在询问这些探险地点具体在哪儿,白晓却从没有回复过。他说,不暴露地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人属于“破坏狂”性质,很多废墟都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一些人会砸玻璃拆门拆家具搞破坏,甚至有人会上点烟,燃放鞭炮等营造氛围,这很容易发生火灾。

白晓说,在直播的过程中,主播往往会反复向观众强调故事背景,比如一栋豪宅发生火灾,一家七口没来得及逃出去,全部惨死于此;某栋楼之所以烂尾,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工地事故,之后灵异事件频发,工人不敢再继续施工;医院之所以废弃,是因为有鬼怪晚上在走廊游走,被撞到的人可能会被拉去“作伴”……

出于好奇,广西柳州的王双(化名)加入了某平台主播的户外直播探险群,结果在今年2月22日的一场老宅探险直播中他发现了,主播为了人气流量特意找了一个人戴上面具装尸体和鬼怪坐在一间门的沙发上。

认为是“废墟”,就肆意进行破坏的情况在废墟探险类内容创作中并不少见。记者在一些网友发布的废墟视频、图片中发现,某些废弃医院、学校刚“走红”时门窗还较为完整,但之后为了视觉效果,大多都被砸烂和敲碎,很多废墟的墙面、桥底等地,还被人涂上涂鸦。

一些人追求刺激盲目擅闯的“废墟”,可能并不是“无主之地”。

一个雨夜,家住辽宁大连龙王塘辖区正要关灯休息的韩阿姨,被院子里一阵异响吓得够呛,只见来了一个人,拿手电筒往韩阿姨卧室里乱照,然后大喊“有没有人,家里有没有人,赶紧给我做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随后这名陌生男子又来到邻居韩大爷家继续捣腾。赶来的民警了解情况后得知,该男子姓傅,平常从事探险直播工作,他以为这里拆迁已经没人了,才闹出笑话。最终,傅某因其行为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非法携带管制器具,受到行政拘留5日、罚款400元的处罚。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如果是去废弃无人看管的地方直播,这种行为一般不具有违法性,但是有一定危险性,如果私自进入有保安看守的废墟,或是上了锁、有封条等的废墟进行直播探险,则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木军律师告诉记者,虽然是废墟,很多场所还是有产权单位,对于破坏围栏、门窗等方式进入废墟,或者在废墟探险时故意毁坏里面东西的,可能因损坏公私财物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是刑法。

故意营造恐怖氛围 造假吸引流量打赏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废墟探险类视频都充满了恐怖氛围。为了将恐怖氛围感拉满,不少主播的标题和内容都是废墟遇到灵异事件,有直播时拿着桃木剑符咒等扬言捉鬼的,还有专门去废弃鬼屋或者传说中闹鬼的地方寻求刺激的。

记者发现,在这类直播中,地点往往是废弃医院、监狱、实验室等,主播专挑晚上去,文案多为灵异都市传说。在直播的过程中,主播往往会反复向观众强调故事背景,比如一栋豪宅发生火灾,一家七口没来得及逃出去,全部惨死于此;某栋楼之所以烂尾,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工地事故,之后灵异事件频发,工人不敢再继续施工;医院之所以废弃,是因为有鬼怪晚上在走廊游走,被撞到的人可能会被拉去“作伴”……

出于好奇,广西柳州的王双(化名)加入了某平台主播的户外直播探险群,结果在今年2月22日的一场老宅探险直播中他发现了,主播为了人气流量特意找了一个人戴上面具装尸体和鬼怪坐在一间门的沙发上。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这个主播一直都是这种套路,推开门前特意调成了带有恐怖氛围的绿光,看到‘尸体’第一反应是向观众要打赏,有人打赏才上前去一探究竟。我在群里评论了一句‘演员面具都懒得换’,结果立马被踢出了群。”王双告诉记者,这种“一眼假”的剧本成本低廉,有不少主播会用这种方式量产视频,打着“探险”之名,实则是在刻意烘托恐怖气氛,只为引流涨粉,进而变现。

在某场废墟探险直播中,有一位主播直播自己在一废弃居民楼里遇到了一对“鬼夫妻”,女鬼爱上了主播,而女鬼老公不肯,于是三人僵持不下,废墟里还时不时传出女鬼的哭声。主播心生怜悯,直播给“鬼夫妻”唱歌。没想到第二天,配合他们演出的女鬼就“化身成人”出现在了镜头里。此外,还有主播在直播中说目击了鬼火,事后被人曝出来是喷火枪,而直播中出现的女鬼实际上是鱼线拉着的床单。

一些主播为了节目效果弄虚作假,比如伪造吓人场景等,以获得打赏。在朱木军看来这可能造成民事上的欺诈,打赏的观众,若发现相应内容为虚假的,打赏并非出自主观意愿的,可以向直播平台或者主播要求退还已经打赏的款项。

2022年6月2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行为规范》,对如何正确引导直播行业作出了明文规定,对网络主播提供网络表演及视听节目服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不得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不得宣扬封建迷信文化习俗和思想、违反科学常识等内容。

在郑宁看来,废墟探险直播及其中的冒险、灵异事件满足了一些人的猎奇心理,容易获得流量。但是刻意放大甚至制造灵异情节,烘托恐怖气氛,可能对观众,尤其是潜在的未成年人受众造成不良的心理影响,不利于网络生态文明建设。

废墟并非法外之地 主播责任不应忽视

根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要求,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写明废墟具体位置,用“这里拍照能出大片”“胆子大的可以来试试”“马上就要拆了,再不来可就体验不到了”等话语,明示或者暗示人们赶紧去自行探索一番,在这些笔记的评论下方,有很多人跃跃欲试,其中不少是未成年人。

有主播为了进行废墟探险,身陷险境。

有着“中国第一鬼村”之称的荒废村庄封门村火了之后,2021年2月年轻的探险主播薛某决定独自前往封门村直播,结果没想到在山上转悠了5个多小时还没找到封门村,想要下山时却找不到路,又累又怕的薛某只得打电话报警,在警察的帮助下才安全下了山。

“如果主播为了刺激,在废墟探险中出了问题,很多废墟场所是有产权单位的,作为废墟的产权单位,有义务在废墟的入口处设置警示标识,或用护栏进行围挡,甚至派人看护。如果进入者不顾劝阻强行进入废墟,出现了意外伤害,产权单位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后果将全部由进入者自行承担,也就是一般按照自甘风险规则由主播自己承担责任。”朱木军说。

他进一步介绍说,如果存在参与者、组织者角色,自甘风险规则免除的是参加者的一般过失责任,组织者侵权责任仍适用安全保障义务规则。组织者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有最大可能的预见性,应当从全体参与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出发,充分履行告知、排查、告知、提醒、注意等义务,尽量回避或者降低活动的风险,确保安全,未能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导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光前认为,《网络直播行为规范》中规定,对于需要较高专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相应执业资质,并向直播平台进行执业资质报备,直播平台应对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及备案。废墟探险类直播也应被列入监管审核。

“城市废墟探险具有一定的危险性,面向公众直播会带来一定的模仿效应,为了主播安全与一般公众利益,可以考虑从行业协会自律规则与直播平台管理规则方面,加强对废墟探险直播行为、内容进行规范,引导。”李光前说。

李光前提到,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废墟探险本身具有一定危险性,作为废墟探险主播,有一定的提示义务,平台可以事前在管理规则与主播约定提示义务,事中通过技术手段对直播内容加强监管,对于未尽到提醒义务的主播,可以根据管理规则与约定,对本次直播进行即时限制,并要求主播承担相应违约、违规责任。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郑宁说,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采取防范措施,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含有可能引发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和违反社会公德行为、诱导未成年人不良嗜好和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及其他对网络生态造成不良影响的网络信息。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3月31日,备受社会关注的“癫痫患儿家属代购氯巴占被诉贩毒案”迎来一审宣判。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被告人胡阿弟走私、贩卖毒品案进行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认定其犯非法经营罪,免于刑事处罚。

宣判后,《法治日报》记者就办案经过及社会关注的问题,采访了本案审判长。

认定犯非法经营罪 情节轻微无需判刑

胡阿弟的女儿患有先天性癫痫病,可以通过服用喜保宁治疗。2019年5月,他开始通过境外代购人员购买喜保宁,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购买渠道。购药过程中,他结识了与自己有相同需求的患儿家长,并建立了“电宝宝的希望*控率癫痫群”和“电宝宝守护希望*结节硬化群”两个微信群,群成员曾分别达到198人、417人。

胡阿弟在群中的昵称为“风吹沙”“铁马冰河”。其间,他了解到病友对氯巴占和雷帕霉素也有需求。2019年5月至2021年7月间,他通过多名境外人员代购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的氯巴占、喜保宁、雷帕霉素,按照事先约定,部分药品由患儿家属接收后转寄给他,他将药品加价后向群内成员销售,并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收款。

氯巴占、喜保宁、雷帕霉素系境外销售的处方药品。根据我国相关药品管理规定,未经国家药品管理部门许可,该三种药品均不得在国内销售,其中,氯巴占还系我国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

案发后,公安机关共查封胡阿弟购买的氯巴占155盒、喜保宁132盒、雷帕霉素18盒,经审计,其从境外购买氯巴占、喜保宁、雷帕霉素共支出123.86万余元,向202名微信群成员销售药品总金额50.41万余元。

法院另查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6月23日发布《关于印发〈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和〈氯巴占临时进口工作方案〉的通知》,只允许指定医疗机构用于特定医疗目的临时进口氯巴占。

公诉机关在此庭前庭中,当庭发表意见认为胡阿弟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胡阿弟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药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但考虑到其买卖的药品用于治疗癫痫患者,社会危害性较小,属于情节较轻,不需要判处刑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胡阿弟当庭未明确表示是否上诉。

控方当庭变更罪名 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为什么认定胡阿弟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根据法律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审判长介绍,我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精神药品品种目录》规定,氯巴占属于第二类精神药品,因能够使人形成瘾癖而具有毒品和临床药品的双重属性。

“第二类精神药品由国家实行特殊管理,定点经营,喜保宁、雷帕霉素系尚未获准在国内销售的境外药品,未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审判长解释说,被告人胡阿弟明知涉案药品未经许可不得擅自销售,仍在自建微信群中多次发布药品销售信息,承诺给予推销药品的人员一定优惠,并传授代收人如何应对海关检查。胡阿弟在微信群里加价销售药品金额超过50万元,其行为扰乱了药品市场管理秩序,依法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如果胡阿弟仅是购药自用或者帮病友少量代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不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带有自救、互助性质的生产、进口、销售药品的行为’,法院不会对其行为按照犯罪处理。”审判长说,但胡阿弟后期为了牟取经济利益,违法从境外大量购买国家没有允许进口的药物和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之后自行加价推销,数额超过50余万元,如果不定罪处罚,则可能诱导他人仿效,造成境外药品及管制药品被滥用,损害不特定人员的生命健康权。

“既然销售药品金额超过50万元,为什么对胡阿弟判处免于刑事处罚?”针对记者的疑问,审判长回答说,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处。

“纵观本案的事实与情节,被告人胡阿弟的行为

虽然构成非法经营罪且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但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免于刑事处罚。”审判长对此表明了三个观点:

首先,胡阿弟非法经营的主观恶性较小。其系在为患有先天性癫痫病的女儿购药过程中,了解到其他患者也有购药需求,虽然出于获利的目的向他人加价销售,但所购药物用于治疗癫痫病患者,与单纯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经营行为相比,主观恶性较小。

其次,胡阿弟非法经营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其未经许可经营境外药品和国家管制药品的行为虽然侵害了药品市场管理秩序,但未造成药品滥用和他人生命健康的实际损害,社会危害性较小。

最后,胡阿弟系初犯,案发后主动交代未销售的涉案药品所在地,到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主动退缴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有坦白情节。法庭综合考虑上述情节,依法对其定罪免刑。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其他人员不具备上述情节,大量走私国家管制药物自行销售,依法应予惩罚,造成他人健康严重损害的,将依法从重惩处。”审判长说。

“为什么不认定毒品犯罪?”

针对指控罪名的变化,审判长说:“氯巴占是国家管制的二类精神药品,行为人走私并向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毒人员贩卖国家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精神药品的,依法应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审判长认为,认定走私、贩卖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的行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行为人明知走私、贩卖的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基于其作为毒品的替代品而不是治疗用药品目的;去向为毒品市场或吸食毒品群体,且获取远超正常经营药品所能获得的利润。

“综合本案事实和证据,被告人胡阿弟的行为不符合前述三个条件。”审判长解释说。

胡阿弟不具有走私、贩卖毒品的故意。氯巴占作为治疗癫痫病的临床药品已经在境外多国获准上市,其在为女儿治病过程中,了解到其他患儿家属对药品的需求并协助从境外代购后加价销售,并非作为毒品的替代品予以销售获利。

胡阿弟将涉案的氯巴占卖给了病友,现有证据不能证实流向毒品市场或吸毒人员。胡阿弟两年多时间销售氯巴占获利3.1万余元,所获利润有限,不属于获得远超正常利润的情形。

“涉案氯巴占具有毒品和药品的双重属性,根据本案情况,应认定为药品而非毒品。因此,胡阿弟出于治疗疾病的目的从境外代购氯巴占并销售的行为不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罪。”审判长说。

审判长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审判期间,法院发现新的事实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或者需要补充证据的,应当通知检察院补充侦查。公诉机关在本案第一次开庭后,根据法院建议进行了补充侦查。在此期间,国家出台了允许临时进口氯巴占用于治疗所需的新政策,公诉机关在第二次开庭中,当庭变更了罪名,且控辩双方对该罪名进行了辩论,符合法律规定。

判决兼顾“法理情” 回应关切彰显公正

“刑事审判发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职能,做到‘法理情’兼顾尤为重要。此判决就做到了‘法理情’兼顾。”河南省人大代表赵鹏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执法办案做到“法理情”兼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对新时代公正司法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更是对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司法需求所作的正确回应。

赵鹏璞说,涉案的氯巴占,不同于海洛因、冰毒等一般意义上的毒品,明显具有双重属性,需要严格审查用途、流向,才能明确其在法律上究竟应该认定为是“毒品”还是“药品”。判决充分考虑了被告人代购药品的初衷,也考虑了其是病患儿童家长的身份,同时也考虑了其行为的客观上的社会价值。

“从法律方面看,判决重申了最高法对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认定规则,即麻醉药品具有双重属性,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看,此案也是个案推动法治进步的典型案例。”赵鹏璞坦言,他注意到,此案第一次开庭之后,国家出台了相关药品的临时进口工作方案,加快了仿制药的审批,唤起了社会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迅速解决了罕见癫痫病患者的用药问题。

“可以说,此案的一审宣判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唤起了社会对罕见病用药这一问题上的关注。法院判决要将法律的专业判断与民众的朴素认知融合起来,以严谨的法理彰显司法的理性,以充分的法理展示司法的良知,兼顾国法、天理与人情。”赵鹏璞说,一场充满“法理情”的审判活动,既能让被告人认罪服判,又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从而达到彰显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效果。

代购管制药品转卖为何定罪免刑?

河南「癫痫患儿家属代购氯巴占被诉贩毒案」审判长回应社会关切



漫画/高岳